

烟台有座烟台山,烟台山上有处冰心纪念馆。

烟台山地处烟台城区最北端,那儿是烟台市最早对外开放的商埠区,也正因为如此,在烟台山及其周边,有多处上百年的西洋建筑。史载,1861年,根据中英、中法签订的《天津条约》,烟台被开辟为通商口岸,成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城市和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。此后,先后有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日本等17个国家,在烟台山上及其周边建立了领事馆、洋行等办事机构及官员别墅,冰心纪念馆位于山上原海关税务司检察长官邸旧址内。

此处官邸建于1863年,建筑面积514平方米,砖木结构,四面坡瓦屋顶,四周设外廊,室内铺有木地板,天花板吊顶,室内还有壁炉,属于典型的英国外廊式建筑。建筑外观朴素、清秀、典雅,这倒很像冰心作品的风格。

此行到烟台山是奔着“冰心纪念馆”而去。进了烟台山公园大门,待看清图示后,便按图案骥先到了那儿。纪念馆地处山腰间,环境幽静,花香扑鼻,绿树掩映中的馆舍好似水墨画,赵朴初题写的馆名牌匾显得更加典雅。纪念馆院内有尊冰心老人的坐像,慈眉善目的她,坐在铁质“藤椅”上,微笑着招呼来这儿“看望”她的游客。我站在坐像后,在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游客帮助下,与冰心老人合影留念,留下了让我洋溢笑容的瞬间。

冰心先生是文学前辈,是世纪老人,是和平使者,从网络图片中看,冰心前辈的这尊坐像,原本是在纪念馆正门前,可

【行走齐鲁】

□杨曙明

烟台山上的冰心纪念馆

我所看到的这尊坐像虽还在院内,但却被移位到馆舍拐弯处,不知纪念馆管理方为何而为,何时所为?我觉得甚是不妥。

夏日的烟台早晚间虽然凉爽些,但正午也很酷热。但当我走进纪念馆内,顿觉凉风袭来。或许是中午过后的缘故,馆内静悄悄的,没有几个游客。我平生不喜欢热闹,更厌烦嘈杂,我喜欢静悄悄的环境,置身在冰心纪念馆这种“静悄悄”的地方,让我的心间充满了愉悦。

不同家境生活的人,对童年的回忆是有差异的。有的是温馨,有的是心酸,但别管是温馨还是心酸,那些回忆都是深刻而深情的,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文人笔下的情怀。冰心前辈是福建人,但与烟台却有着割不断的情缘。儿时在烟台8年的生活,给她留下了终生难以忘怀的纪念。大

海陶冶了她的性情,开阔了她的视野,也正因为如此,大海、母爱、童真成了她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。“烟台是我灵魂的故乡,是我创作的源泉。我对烟台的眷恋是无限的。”

“一提起烟台,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”。这句话道出了冰心对烟台的情感,而烟台市在如此幽静优美处,为她修建此处纪念馆,也道出了烟台人对她的敬仰和怀念。

烟台山上的冰心纪念馆,由“大海的女儿”“割不断的乡情”“无尽的眷恋”“永远的冰心”四部分组成。纪念馆的展出以图片为主,兼有图书、手迹等实物。从小时候的懵懂童年,到离开家乡远渡重洋;从步入婚姻殿堂,到成为慈眉善目的和平使者,展览浓缩了冰心前辈的人生轨迹,看后不免让人感慨万千。展室中,有间还原了她晚年书房兼卧室的屋子。写字台上的台灯,笔筒和茶杯,壁炉架上的玫瑰花,书橱内的书籍、地球仪和儿童玩具等,无不让我感到格外的温馨。尤其是那几只海螺,更能让我们看出冰心前辈对大海的热爱和宽广的胸怀。

“春天在哪里?春天在孩子们的心中,在作者的笔下。”站在纪念馆内写着这句话的展牌前,我思绪万千。冰心前辈是我国最早的儿童作家,她从1923年起就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。她把孩子们看做是“最神圣的人”,为孩子们写下了《寄小读者》《再寄小读者》《三寄小读者》等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。这三部通讯集虽然发表的时间不同,但主题都是阳光、童真、美好和向往。

对文人来说,写作既是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,也是件让人费心劳力的事,活到老、学到老、写到老,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非常难了。在与冰心前辈同时代的老一辈中国作家中,要说写到老的,冰心和杨绛两位前辈当是其中的杰出人物。改革开放之时的冰心前辈,已经年届八十,虽然身体多病,且行动不便,但她仍然坚持创作,笔耕不辍。先是短篇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,接着又创作了《空巢》《万般皆上品……》《远来的和尚》《三寄小读者》《想到就写》《我的自传》《关于男人》《伏枥杂记》等。作品数量之多、内容之丰富,呈现出绚丽的“夕阳红”,用真实的情感和隽永的语言,抒发出对孩子们的爱,对祖国的爱。

文人们大都爱为自己起个笔名。笔名寓意如何,体现出个人的学识和品行。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阳亲友如相问,一片冰心在玉壶。”这首诗是王昌龄为了送别朋友所写的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。冰心前辈本名谢婉莹,她取“冰心”为自己的笔名,寓意晶莹、高洁,雅而不俗,寓意丰富,又暗合了她的品行和人生追求。高山景行,文人的楷模。

我曾有幸获得过第六届冰心散文奖,或许也是因为如此,我对冰心前辈格外敬仰。从午后进入纪念馆,到恋恋不舍地走出,已近下午四点。面积不大的纪念馆,竟让我看了两个小时。出馆前,我再次走到冰心前辈那尊坐像前,深情地注视着她那慈祥的微笑,心里默默地叨念,先辈,再见,我还会再来看望您。

【饮饌琐忆】

滕县杂拌汤

□孙南村

多次听人称赞以前的滕县杂拌汤,这话不假,滕县杂拌汤味道鲜美,别有风味,是当地一绝,只要喝过就忘不了。

那是改革开放之初,为搞活市场经济,滕县城乡允许个体经营饭店。在国营饭店退休不久的几位老师傅一商议,合伙干,在城内杏坛路挂起“利群饭店”的招牌开张营业,杂拌汤就是他们首创。老师傅们都有新旧社会做事的经历,懂得服务管理之道,又是合伙经营、利润分红,开起饭店来自然是精心细致,因此声誉日隆。

开饭店要有拿手菜,要有与众不同的绝活,利群饭店在这一点不输他家。那时候的几级厨师可不是硬吹出来的,也不是花钱就能买来的,要经过现场操作、专家评议的严格考核,资格证书的本身没有水分。当时名师会集一家,色香味形都是一流,除保证当地传统名菜质量上乘之外,还有推出的创新菜点,杂拌汤就是其中一新。那时到饭店吃饭讲究四菜一汤、六菜一汤或八菜一汤,十菜往上就叫“吃大席”了,汤更是不可缺少。初创杂拌汤,顾客不识,点菜时需要特别推荐,分管此事者既热情和蔼又富有经验,经他介绍十有八九都要上这碗汤尝尝,结账时他会笑咪咪地问:“杂拌汤怎样?如实说,若不好咱再改进。”顾客品尝了,果然是好,回答:“真不孬,是味着来。”“过奖,过奖。欢迎再次光临。走好。”

滕县杂拌汤的主料是鱿鱼、参、鸡肉丝,配以氽丸子、鹌鹑蛋、玉兰片、口蘑、木耳、银耳之类;参有刺参、茄参之分,选高档者用刺参,低档者用茄参;还要用母鸡煮出的清汤,起锅前多放胡椒粉,少放醋,胡椒粉要自买胡椒做粉方可。此汤妙在有水发鱿鱼的鲜香之味,有纯胡椒的辣味,风味特殊。喝杂拌汤,正如吃猪大肠的人,喜爱其特有的纯正味道,若失其味就不值一吃了。利群饭店推出的杂拌汤出了名,滕县公私饭店纷纷效仿,就连乡下办像样的酒席也要有杂拌汤出场上阵,一时似有无此汤不成席之况,以至于外地人到滕县住几天,都知道这里有一名菜“杂拌汤”。

饭店生意越做越好,原先选择的地方偏小,难以接待众多的宾客,于是把店址迁到当地最繁华的一条街,俗称“洋街”的新兴路,此时大一点的饭店正时兴改名酒家,利群也与时俱进随之更名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被调往枣庄工作后,不记得再到过这家饭店,可是对杂拌汤却念念不忘。后来在滕州(原滕县)饭店吃饭问起这碗汤,有人说现在已经不兴这个了。为什么不兴了?据说做此汤过于费事,如果做得不地道反而出力不讨好;如今有些人开饭店是怎么省事、怎么挣钱就怎么干。

前几年我同老妻在滕州城一家小店用餐,问有没有杂拌汤,回答说有,便要了一碗。盛上来一看,就是一碗鱿鱼鹌鹑蛋汤,尝一尝,鱿鱼发得也不好,味道实在不堪。我曾问,滕县杂拌汤虽算不上什么名贵之物,然而它曾受到众口称赞,怎么兴也快,灭也快呢?有人答,别说杂拌汤,就是当年那么有名的利群酒家随着几位老师傅的离去也早已关门了。

【老照片】

磕掉满口牙的战火“导演”

□傅绍坤口述 冉庆亮整理

每当看到我(前排右二)跟战友们照的这张照片,就会回想起我当兵时的往事。

1944年4月,八路军独立大队解放济阳,驻扎在我们路家村。16岁的我耳濡目染,受到党的教育和影响,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1946年春,济阳县境内除县城外大都解放,但还有不少国民党残渣、还乡团为非作歹,杀人放火,几乎每天都有进步人士被杀害。组织上便配备了21支枪,将我所在的联防队改为第一武装联防队,任命我为指导员。在白桥战斗中,我带领一个排与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巧妙周旋,苦战三天三夜,最后在大部队的支援下,一举将敌人歼灭。而我在战斗中中弹受伤,倒下时嘴磕到井沿上,牙齿全部脱落。

1947年,我带领联防队在许家村设立接待站,热情接待野战部队。第二年,我被任命为惠济公安大队文化指导员,冒着枪林弹雨给部队送弹药,供军粮,做宣传鼓动工作。我喜爱文艺,吹拉弹唱都会一些,于是就组织起一支战士文艺宣传队,当起了编剧加导演。有战士害羞,还扭扭捏捏,我说前方战士在流血,容不得我们懈怠,我们也应当拼命工作。我编写出几个剧本,日夜加班排练。很快,大家就能熟练地演出《追日寇》《百万雄师过大江》等戏剧、歌舞节目了。

虽然我没有牙齿,唱的效果不怎么好,却也成了战士眼里一道风景。后来,我镶了满口“赝品”牙,带领一个市级剧团唱戏,被树为全省典型。退休了又义务办剧团,送戏下乡,还拿过不少奖咧。

【旧时光】

拿湾,村里的狂欢节

□纪慎言

拿湾,是60多年前我们村里一年一度的“狂欢节”。我的老家位于鲁西北地区,地处洼底,不仅运河分洪要往我们那里放水,就是雨水下多了,我们村子也会被淹。所以我们村子四周有许多大水退后留下的海子,我们管那些海子叫做湾。

村里的空闲地方很少,高地都盖满了房子,四周的土地又都种了庄稼,所以留给孩子们玩乐游戏的地方就剩下这些一年四季都有水的湾。冬天湾里结了冰,孩子们就上去打溜滑,或滑那种自做的冰车,或比赛抽“懒老婆”(陀螺),看谁的转得快,转得久;夏天就更热闹了,孩子们吃完午饭就挺着个大肚子跳到湾里洗澡玩水抓蛤蟆;用青麻叶把耳朵鼻子一塞就扎猛子,灌嘴里的水都是甜的。我们那里人们



把到湾里洗澡就叫下湾。男人和孩子们白天下湾,晚上许多女人也悄悄地在背静地方下湾。那时湾里的水都可以捧起来直接喝下去,没有任何的污染。

俗话说“有水就有鱼”,村里许多人家都有捕鱼的鱼网甚至小木船。但是,湾里的水虽然可以随便喝,湾里的鱼却不是可以随便逮的,不让逮鱼的时期俗称封湾。那时候人老实,不用村干部开会讲,也不用在大喇叭里喊,大家都自觉地遵守规矩,除了小孩子拿笊篱在湾边浅水捞蝌蚪之外,没有谁敢在湾里捞鱼,就是拿缝衣针弯个钩钓小鱼都不行。

让人们分享的日子一般都定在八月十五前后。这一天,一直封着的湾解禁了,全村各家各户可以各尽所能到

湾里去捞鱼。这个全村人可以下湾捞鱼的“狂欢节”,我们俗称“拿湾”。我们村秦家、孙家是大姓,因此秦家湾、孙家湾就成了拿湾的主战场。

60多年前我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,当然不会缺席这难得的狂欢节。我们家有条小船,爷爷站在船的一头撒网,伯伯在船的另一头撑船,我则站在船舱里等着捡鱼。村里有船的不止我们一家,好几条船在湾里来往穿梭,吆喝声、欢笑声此起彼伏。没有船的人家就在岸边撒网,没有大鱼网的就用网抄子抄鱼,或干脆下到水里去用手抓鱼。捕着鱼的可劲地嚷,抓着鱼的放荡地笑,连跑了鱼的也跟着嗷嗷叫……整个拿湾的现场就像一锅煮沸的饺子,热气腾腾,人欢鱼跳,好不热闹!